**归途列车**

　　大雪纷繁地下着，掉落在地上堆积成了厚厚的雪堆。时间将近年尾，天气格外的冷，狂风呼啸着刮过人的脸，像被锋利的刀子划伤，出门的行人几乎要全副武装地包裹着。

　　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，车站里的人群涌动着争相买一张回家的车票。“不好意思，到清普站的车票已购完。”购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回应着。背着大包袱的男人失落地走开了。女人冬妮也是回清普的，她有些暗暗自喜地抓紧手中的那张票，那是她天没亮之前大早赶过来买的。

　　女人除了暗暗自喜外还有些焦躁不安，她搓着冰冷的双手坐在排椅上。风把她扎的那两条马尾辫吹凌乱了，身上那一层厚厚的衣服把她包裹的通圆，脸冰冻得有些发紫发红。她拿着一大袋包裹坐立不安，她焦急地东张西望着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归途的列车马上就要开启了。

　　“检票口在哪？”女人吐出一口东北口音，焦急地望着。这是她第一次自己搭车回家，车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，她又不会说普通话。这是她想起那个没买到票的男人，当女人回过去找时，男人已经走远了。女人失落地低下了头，偌大的车站，女人窜过一个又一个的检票口，人们在匆忙的赶车。“请K38次列车的乘客们抓紧时间检票了”广播里反复循环着。车站里发出的声音杂乱无章，女人听不清声音是从哪个站口发出的。女人站在大厅中间，急的直跺脚。

　　突然间，一个高大威猛的赶客窜了过来。女人摔倒在地，包袱飞出几米外。包袱里掉出来的那一颗颗糖果被路人踩踏着。女人眼眸里的眼泪在打转，她紧紧地抓住男人的裤脚。哀求着帮她找到检票口。“丁扑捏”女人一口东北口腔，男人摇头表示听不懂。“赔？”男人脑海里思索着，时间急促地催着，男人跟女人说了句对不起后就匆匆跑到检票口了。

　　女人抹起眼泪，捡起包袱又起身继续寻找检票口，似乎每分每秒都不愿意放过。庆幸的是，她终于“盲人摸到了路”她笑了笑走进了检票口。“郑州站”，“上海南”………一块块站牌醒目地挂在那里，阶梯下面是一列列归来停靠的绿皮火车，长长的绿皮火车一望无际，人们纷纷上车。女人想起“惨了，那么多列火车她该上那辆，等下搭错了怎么办？”她回不了家就见不了孩子。女人选择最中间的那列，她走过去，女人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哪节车厢，她胡乱地走着。

　　见到一个身穿正装的工作人员站在车厢门口指挥着，女人笑了笑，她毅然地走过去，正当女人想走上车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拦着了她，“请出示您的车票。”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说着。女人懵了，她挠着脑袋，听不懂他说什么。工作人员耐心地指教着，他找出一张长方形的红色火车票。女人恍然大悟，终于想起自己的那张火车票。

　　女人走错了，工作人员帮助她找到了归途的列车。此时火车正在启动，火车的鸣笛声在寒风中回响着。女人焦急的内心终于踏实了下来，她望着车窗外回笑了一下，眼前的景物快速闪过。

　　夜有些深了，微微地灯光射在火车上窗上，女人还在归途的列车上。离家还有两个小时，车上的人大多数都睡着了，车里一片安静，唯有火车轮滚动的声音。回家心切的女人睡不着，她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　　车窗上映射着她那憔悴的面容，她整了整两条凌乱的马尾辫，擦了擦脸好像很满足。女人整夜没有合眼，到站后，她第一个冲出了车厢……